

《资本论》第二卷结构的形成

——纪念《资本论》第二卷出版一百周年

汤 在 新

《资本论》第二卷在总体结构上分为三篇：第一篇“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第二篇“资本周转”，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这三篇都是考察资本的流通过程，但研究范围却有重大差别，前两篇是分析单个资本的运动，后一篇则是分析社会资本的运动。在马克思的手稿中，这个结构最早见于1863—1865年手稿中马克思标题为《第Ⅰ册·资本的流通过程》（恩格斯后来编辑《资本论》第二卷时称这部分手稿为《第Ⅰ稿》①）。《资本论》第二卷结构的形成时期晚于《资本论》第一卷，也晚于《资本论》第三卷，而且正是由于第三卷结构的形成，才导致第二卷结构的完善。在这里，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并不是一致的。研究《资本论》第二卷结构形成的这些特点，不仅可以加深对这卷书的理解，而且对于弄清《资本论》三卷之间、特别是第二卷和第三卷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是有益的。

在《资本论》初稿（1857—1858年手稿）中，第二卷考察的范围仅限于单个资本的运动，这是由马克思当时所采取的对理论材料加工的方法以及由此制定的材料的总体结构所决定的。

马克思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中期起就开始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著作，写下了大量的笔记。1857年，鉴于革命高潮即将到来，马克思准备将自己多年来的研究工作做一个总结。这时，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马克思重新阅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他写信告诉

恩格斯说：“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②在写作手稿时，马克思正是采用黑格尔关于概念本身包含着一般性、特殊性、个别性三个环节的思想，来安排各个经济范畴在自己经济学著作中的地位和次序，并以此作为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三个层次的。根据这个方法，手稿对资本的分析，首先考察“资本一般”，即考察“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③“也就是使作为资本的价值同单纯作为价值或货币的价值区别开来的那些规定的总和。”④对于“资本一般”这个概念，马克思同样是分为三个层次，依次考察它的一般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⑤。资本的一般性，即作为资本的价值不同于作为价值的价值的最本质的特性，就在于它是能自行增殖的价值，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产生于生产领域中，因此对资本的一般性的考察也就是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特殊性是一般性的外部表现，是指概念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考察作为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分析资本在实际过程中、在再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形态变化，考察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等等。个别性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对立统一，这种多样性的统一形成具体概念。在这里，资本作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体，剩余价值表现为资本总运动的产物，表现为利润。《资本论》初稿大体就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方法来加工和安排理论材料的。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逐步

用经济学术语代替了逻辑学术语，最后形成的结构，就不再是“一般性”、“特殊性”、“个别性”这样抽象的三分结构，而是：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篇作为两者统一的《资本是结果的东西（利息、利润）生产费用等等》——后来简化为《资本和利润》。这也就是《资本论》三卷结构的雏形。

在《资本论》初稿中，由于考察的是“资本一般”，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因此研究的范围是个别资本，或者说单个资本，它“既不是资本的某一特殊形式，也不是与其他各单个资本相区别的某一个资本。”^⑥至于社会资本，或者各单个资本的相互作用，当然也是需要研究的。因为，“恰恰是各资本作为单个资本而相互作用，才使它们作为一般资本而确立起来，并使各单个资本的表面独立性和独立存在被扬弃。”^⑦但是，马克思认为，这应在“资本一般”之后的“资本的特殊性”中加以研究，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在“资本的竞争”中加以研究。正因如此，在《资本论》初稿中，不仅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所考察的是单个资本，而且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也仅限于考察单个资本的流通，其内容大体相当于《资本论》第二卷的前两篇，而不包括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同样，第三篇也只考察单个资本，从而研究的仅限于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即大体相当于《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篇的内容，而没有进一步分析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以及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地租等剩余价值的现象形态。因为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是以各单个资本的相互作用、即资本间的竞争为前提的，按照当时的结构计划，这应在“资本一般”之后的“竞争篇”加以考察。^⑧

由于《资本论》初稿是作者整理自己思想的手稿，不是为出版而写的，因而写作的思想进程和研究材料并不是严格限定在上述结构计划中，以至模糊了这个结构计划。这点，对于占手稿一半以上篇幅的第二篇《资

本的流通过程》来说，显得更加突出。这一篇按内容可以划分为五节。依次考察一下各节，才能发现其结构的基调。

第一节，资本在其流通过程中的再生产和积累。马克思在第一篇结束了资本的生产过程的考察后，拟进而考察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就单个资本来说，分析再生产也就是考察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因此应属于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研究对象。但是，再生产要以产品的实现为前提，积累要以剩余价值的实现为前提，而社会产品及其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是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基于这种考虑，马克思把本来应属于第一篇的再生产和积累的考察，放到了第二篇的开头。在那里，马克思论述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批判了否定危机的各种错误观点，并由此涉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问题。马克思以社会存在五个生产部门为例，说明社会总劳动只有按比例地分配于各个生产部门，社会产品才能实现，而由于资本的竞争，资本无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驱使资本主义的生产越过正确的比例前进。但是，这种研究没能继续深入下去而在中途停顿了。因为，随着问题的展开，马克思发现，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只有在考察了现实的资本即竞争等等之后，只有在考察了实际的现实条件之后，才能加以考察。”而在研究的现阶段，在考察各单个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时，产品的实现问题是可而且应该抽象掉的。马克思写道：“我们现在考察的只是资本一般，在这个研究阶段上，这第二个过程（指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引者）的实际困难只是作为可能性而存在，因而也作为可能性被扬弃。”^⑨可见，马克思最终并没有把分析产品的实现问题以及由此而提出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问题列入《资本的流通过程》。同时，由于明确了在研究的现阶段必须撇开产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因而马克思不久在写作《资本论》第二稿时，就明确地把再生产和积累问题放到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中。^⑩

第二节,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资本积累以及资本的历史前提是“自由劳动”的存在。因此,需要考察作为原始积累的特征之一的“自由劳动”的形成。为了透彻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考察了从最早的劳动者对土地的“原始所有制”开始的全部历史演变过程。马克思写道: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首要的是,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实验场即土地相脱离,从而自由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①这样,马克思就从考察积累转到原始积累并进而转入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特别是作为其基础的土地所有制的考察。显然,这里所论述的内容,并不属于《资本的流通过程》,甚至也超过了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考察,超过了《资本论》所应研究的范围。按照马克思全部经济学著作的“六册计划”,这些内容很可能应列入与《资本论》并列的另一部著作——《土地所有制》中。

第二篇的后三节,编者标题为:“(C)资本的循环和周转”,“(D)资产阶级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E)资本的循环和周转(C节结尾)”。显然,D节即第四节是第三节和第五节之间的插入部分,而且,就其内容来说,应是第三篇《资本和利润》的历史批判部分。这一节之所以在这里出现,是因为在第二篇中已附带论述了第三篇的大量问题。马克思在第三篇中曾指出:“这里要考察的东西很大一部分前面(指第二篇——引者)已经讲过了。但是,提前讲过的东西应该放到这里来。”^②关于资产阶级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这一节正是这种情况,它虽然出现在第二篇,但就其内容来说,应属于第三篇,作为该篇的历史批判部分。

从对以上五节的简述中可以看出,尽管第二篇包括广泛的内容,但马克思最后确定作为该篇内容的,只有第三节和第五节,即只包括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也就是说,《资本论》第二篇即后来的第二卷,在《资本论》初稿中是以单个资本的流通为对象,而不包括社

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这里,《资本论》第二卷的结构尚未形成。

现在来看看《资本论》第二稿,即1861—1863年手稿。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个手稿拟定了《资本论》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和第三篇《资本和利润》的分篇结构计划,^③并且手稿也大体是按照这些计划进行写作的。可是,在这里却没有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的结构计划,有关第二篇的理论问题也只是作为一些插段散见各处。^④在这个手稿中,是无法确定《资本论》第二卷的结构。但这决不是说,这个手稿对研究第二卷的结构是没有意义的。事实恰好相反,正是这个手稿对第二卷的形成提供了一切必要的前提。

首先,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第二稿的过程中,逐步突破了原来的结构设想,即突破了在分析“资本一般”时不考察资本之间的关系的设想,这样就为第二篇的考察范围从单个资本推进到社会资本,提供了逻辑上的依据。

《资本论》第二稿第一部分是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其核心是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在正面阐述了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之后,就转而考察这一理论的历史。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剩余价值概念,他们只是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现象形态上考察过剩余价值。他们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把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各种收入正确地归结为工人的剩余劳动,但却不能在理论上予以说明。例如,在现实生活中,利润表现为平均利润,与总资本量成比例,而与可变资本量、与工人的劳动量从而剩余劳动量无关。古典经济学在理论上的这一根本缺陷,决定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批判,必然推进到广义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因为,只有根据价值的转化形态——生产价格,剩余价值的各个转化形态的本质和来源才能得到说明。事实上,马克思也是在这一历史批判过程中,制定了生产价格理论,明确了生产价格作为中介环节,对于说明资本的各个具体形式、剩余价值的

各个现象形态，从而对于揭示各阶级之间的关系的重大意义。结构是理论的表现，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必然引起结构的变化。所以，在《资本论》第二稿中，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考察之后，马克思拟定了《资本论》第三篇新的结构。按照这个结构，第三篇不仅要在单个资本的范围内，考察剩余价值如何在观念上转化为利润，而且要研究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并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基础上，说明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地租等等。这些研究已包括单个资本之间的关系，已是以社会资本为对象了。第三篇是第一篇和第二篇的对立统一。既然第三篇的考察范围已经扩展到社会资本，那末，第二篇也应该相应地变化，即不能再限于考察单个资本的运动，而应扩展到对社会资本运动的考察。

其次，在《资本论》第二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制定了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这就为《资本论》第二卷结构的完善化作好了理论的准备。

在《资本论》第二稿中，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主要是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批判部分中以若干理论插段的形式展开的。马克思称这些插入部分为“幕间曲”，说它“必须穿插在这个历史批判部分，一直演奏到结束。”^⑬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之所以成为“幕间曲”，是因为《资本论》第二稿没有专门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但在考察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总过程的时候又不能不涉及它。例如，马克思在批判斯密关于价值由三种收入构成并分解为三种收入的错误时，就研究了产品价值中被斯密丢掉了的C能否由各部门的 $v+m$ 相互交换来购买的问题。这里所考察的已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中的一个重大难题：产品价值中不变资本价值部分的实现问题。马克思正是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制定出简单再生产的基本公式的。同样，其他理论观点也是在论战中展开并逐渐形成的。在《资本论》第二稿中，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虽然分散各处，但理论的基本要点已经形成，这就为

系统制定这一理论作好了准备。

以上两点说明，尽管《资本论》第二稿并没有专门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但它在初稿已确定的研究单个资本运动的基础上，把研究范围扩大到社会资本，并制定了再生产理论的基本要点，这就为《资本论》第二卷结构的形成提供了一切必要的前提。事实上，在这个手稿之后不久写成的《资本论》第三稿，即1863—1865年手稿中，就最终确立了《资本论》第二卷的总体结构。

在《资本论》第三稿中，《资本的流通过程》已明确地分为三章。第一章《资本流通》，考察资本的形态变化、流通时间和流通过程。第二章《资本周转》，着重研究的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周转时间对产品和价值生产的影响以及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不难看出，不管就基本内容来说，还是就各节的安排来看，这两章和《资本论》第二卷前两篇已经十分接近。第三章《流通和再生产》，主要研究了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全部商品资本怎样通过收入同收入的交换、收入同资本的交换、资本同资本的交换而得到实现的问题。前面说过，关于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在《资本论》初稿的《资本的流通过程》一篇中已经提出，但在那里是作为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条件来研究的，因而单个资本的流通反而在此之后才加以考察。在《资本论》第三稿中，考察的角度扩展了，从而理论材料的安排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马克思在第三章中提示说：“以上我们在研究资本的流通全过程或再生产过程时，只是在形式上考察资本所经历的环节或阶段，相反，现在我们应该研究使这个过程能够进行的现实条件。”^⑭研究社会资本的运动，也就是考察单个资本运动的现实条件，因而它只能安排在考察了单个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之后，即安排在第二卷的最后一篇。这种安排不仅完善了《资本论》第二卷的结构，而且为下一卷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提供了前提，从而密切了《资本

论》三卷之间、特别是二、三卷之间的内在联系，使《资本论》成为一个艺术整体。

《资本论》第三稿中的《资本的流通过程》，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有的问题有待于深化，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等问题还须进一步探讨，同时叙述上也还带有草稿性质。在此之后，马克思写了七个手稿，才使第二卷逐渐完善。恩格斯在编辑第二卷时，依据的是以后的手稿，而对这个“多少带有片断性质”的初稿却未加采用。但是，这个手稿第一次系统考察了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并第一次把第二卷分为三篇。就总体结构来说，以后的七个手稿并没有进一步的推进。恩格斯肯定这个手稿是“现在这样编排的第二卷的最早的一个独立的……修定稿”^⑩，而没有提到在此之前写成的包括资本的流通过程的1857—1858年手稿，显然正是因为《资本论》第二卷的基本内

容在这个手稿中才第一次构成一个整体，它标志着《资本论》第二卷结构的完成。

注释：

①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

③④⑥⑧⑨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4、270、270、427、442、471页。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19—220、232—232页。

⑦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67、265页。

⑩⑬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446、446—448页。

⑭ 参看我的另一篇文章《马克思1861—1868年手稿对〈资本论〉第3卷结构形成的重大意义》(载《〈资本论〉研究资料和动态》第七集)

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437页。

(上接127页)

经摆脱了滞胀。理由是所谓滞胀是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在时空上应并存。只要一方消失就不继续构成滞胀。他们的主要论据是近年来美国经济的较快增长(84年为6.8%)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3%左右)。(3)是否摆脱现正处于临界点。所以，看美国经济是否摆脱滞胀现在还不宜作出定论，关键要看未来几年的发展。

此外，代表们还就近期内美国利率和美元汇价的变动趋势，美国由债权国变成为净债务国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美国经济中严重的高赤字、高国债、高利率、高汇价、高外贸逆差问题，美国的农业危机和农业政策的改变，美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变化趋势以及我国如何引进美资等多方面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周文贵整理)